

五礼通考

第一函
第十册

五禮通考卷第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纂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

鼎

李森纂輯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稹

纂

吉禮一

園丘祀天

蕙田案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天天爲百神之君天子爲百姓之主故惟天子歲一祭天周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丘冬至取陽生南郊取陽位園丘取象天燔柴取達氣其玉幣牲牢尊俎樂舞車旗之屬各以象類雖一名一物之微莫不有精意存於其間故曰郊所以明天道又曰明乎其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自禮經不明章句之儒羣言淆亂朝

堂之上議論紛拏六天始於康成合祭起於
新莽排擊者不遺餘力然行之數千百載而
未已大都沿註疏者失之愚因前代者失之
陋樂簡便者失之怠皆非所以交於旦明之
義也茲輯祀天門以經爲斷以史爲案經傳
爲之綱領疏解爲之條貫正其紕繆一其異
同而歷代典禮之得失廷臣建議之是非洞
若觀火議禮家可考覽焉

易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

疏帝天也此時以享祭享于帝明靈降福
宋子本義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

故爲卜郊
之吉占

渙卦象下傳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疏先王以渙
然無難之時

享于上帝以告太平
建立宗廟以祭祖考

鼎卦象下傳聖人亨以享上帝

疏享帝尚質特牲
而已故直言亨

書經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一祭傳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天神之禮

廷建立也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

疏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

王制天子祭天地

集說講義謂祭天神于南郊祭地祇于北郊

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

疏天子至尊而猶祭于郊以行臣禮而事天是欲使嚴上之禮達于下天

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

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

注百神列宿也疏百神天之羣神也王者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

禮器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為高必因

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因吉土

以饗帝于郊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祀帝于

郊敬之至也

郊特牲兆于南郊就陽位也

于郊故謂之郊

陸氏佃曰言天無所不在以我祭于郊也故謂之郊而已于國則已褻于野則已疏祭之郊節矣

郊所以明天道也

注明謂則之以示人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疏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祭義惟聖人爲能享帝

注謂祭之能使之享也帝天也

仲尼燕居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注仁猶存也郊有后稷疏仁謂仁恩相存念也鬼

神謂人之鬼神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朱子章句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蕙田案南郊北郊分祀天地此汎言郊似不

專主乎天也以其對社而言故朱子以爲祭

天耳然社亦非地之正祭也詳見後說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

疏郊祀天地之樂歌也祭之于南郊祭之于北

郊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經
不言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漢書郊祀志云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承天
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
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
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右將軍王商博士
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于太
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
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
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
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洛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
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
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

其一時祭享之禮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還有方澤之祭○又曰古昔聖王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于南祭地于北而其壇壝樂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

禮經會元大司樂冬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祭明矣蓋冬至陽生天屬陽故冬至于圜丘陽位以禮天神夏至陰生地屬陰故夏至於方丘陰位以祭地祇此天神地祇之祭必求諸陰陽之義亦如禮東方則以立春禮青帝於東郊禮南

方則以立夏禮赤帝于南郊禮西方則以立秋禮白
帝于西郊禮北方則以立冬禮黑帝于北郊此則有
分祭之禮也先儒以爲合祭者徒見所言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也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不知詩人但
見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也況周禮掌
次王大旅上帝則張璠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其
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
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
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小宗伯言
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
與后土地祇合祭乎愚故謂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
禮爲定

陳氏禮書祀天于南郊而地上之園丘者南郊之丘

也丘圓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祭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圓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爲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燎瘞必於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于兩階之間則壇必設于圜丘之南坎必設于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于樂六變之前瘞必于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于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胥其羹太羹其器犧尊疏布罍櫛杓豆登鼎俎簠簋匏陶之類其藉蒲越藁秸其歌樂黃鐘太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

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旆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搢執
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元北面王南面而
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
已

〔羅泌路史〕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人君之事天地正如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父母則
知所以事天地矣天明地察厥類惟章孰有南北郊
祀之不明者乎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謂用是以
郊天亦以之而祀地言郊祀天地皆用此詩章耳般
之祀四嶽河海豈謂其合祭哉合祭天地此王莽之
妄武后之失也而顧用之果爲得耶夫聖人之爲祭
必求其類以爲之數是必合其情而後神可交也燔
柴于太壇瘞埋于太折太壇南郊之壇太折北方之

坎壇于園丘南坎于方澤北是故園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輕重高下陰陽清濁園方南北判然其不同矣父天園丘母地方澤此則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陰此則地不同也祭日南郊祭月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園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騂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園中規折方中矩燔柴于太壇瘞埋于太折則制不同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園鐘爲宮冬日至于地上園丘奏之函鐘爲宮夏日至于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元北面君南面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祭豈盡敬之道哉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

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社者所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中庸所言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若郊社可合則禘嘗亦可合矣圜鐘以禮天神函鐘以禮地元黃鐘以禮人鬼若天地可合則人鬼亦可合矣其不達乃如此

朱氏鶴齡曰周禮冬至祀昊天于圜丘夏至祀地祇于方澤禮記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天地分祭禮有明文後世人主每不克兼行蓋禮儀繁重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故多主合祀南郊之說宋元祐間蘇子瞻引昊天有成命詩序以爲合祀天地之証是不然夫昊天有成命乃成王卽政郊見上帝之詩序言天而並及地猶言父者並及母經典多然禮記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象天地

之性也亦兼地言之若如子瞻說則周人本無合祀之禮安得有合祀之詩乎祀天而詩不詳言天者以天無聲臭非形容之可旣也周郊配以后稷而詩不及稷者以獻稷自有思文又受命配天始于文武則專稱二后其宜也昊天不可形容故成王不敢康以下推本文武受命對越上天之小心以形容之頌文武卽以頌昊天也

蕙田案南郊北郊天地分合祭千古聚訟考分祭見于周禮之圜丘方澤禮記之泰壇泰折厥有明文合祭則無之也而後人以北郊不見經傳爲疑案漢書志載匡衡張譚議有祭天于南郊瘞地于北郊及翟方進等引禮記南郊定天位北郊就陰位之語去古未遠

其言必有所本固不特注疏爲然是不得謂之無據也合祭自王莽始後之君臣圖宴安憚勞費于是曲爲附會往往以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謂經文無北郊及昊天有成命詩歌天不歌地爲辭夫周禮稱圜丘方澤亦未嘗有南郊之名郊特牲之變圜丘爲南郊亦猶祭法之言泰壇同實而異名耳且言南正以別于北而經之汎言郊者皆統天地可知何必以無北郊之文爲疑也至宋蘇軾以詩序郊祀天地謂詩終篇言天而不及地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者今祭地于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是不知圜丘方澤正須兩用故言天地若合爲一祭則但云郊

祀足矣不必標舉天地也孔疏云經不言地
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其意甚明
若謂歌天而不歌地考詩詞昊天有成命二
后受之意謂我周受命而爲天子當主天地
之祭此猶言其命維新天作高山云爾非專
指天之功德而歌頌之也是終篇雖未嘗歌
地并亦何嘗歌天蘇氏迺指一天字以爲歌
天不歌地過矣夫此詩唯不稱所祭之功德
而成王不敢康以下但言主祭之基命宥密
則用之祀天可用之祭地亦可固不得據爲
合祭之証也考天地之祭漢時或分或合後
唯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
開皇唐元宗之固元宋神宗之元豐元文宗

之至順明世宗之嘉靖特主分祭餘皆主合祭其間廷臣建議惟宋紹聖中黃復言南郊合祭自古無有止因王莽詔事元后遂躋地位合席同牢逮乎先帝始釐正之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王莽私意合而配之瀆亂典禮此言深悉合祭病根明嘉靖時夏言疏駁霍韜周禮莽賊僞書不足據曰合祭以后配地實自莽始莽果僞爲是書何不削去圜丘方澤之制天地神祇之祭而自爲一說耶此言足明分祭之確據兩議可爲萬世定論矣夫自漢以來盈庭集議主合祭者往往不能奪分祭之理可見人心之不可泯而主分祭者往往不能屈合祭之勢可見人欲

之不易克觀明世宗南北郊之制甫定神宗萬厯三年閣臣張居正進郊禮圖冊仍以孟春合祭爲說其言曰冬至極寒而裸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之中時義爲戾夫身爲大臣不以敬天勤民相儆勸而以便安逸豫爲逢迎隱微深痼前後一轍良可慨也我

朝定南北郊之祭

天子歲必親行破累代之陋規遵古經之正禮三代之盛奚以加焉

右郊名義

蕙田案鄭氏注禮祭天之失曰天有六曰歲九祭曰郊丘异丘則天皇帝郊則感生帝